



春秋左氏傳

再刻

十九二十

辛六

服部文庫

117

205

10



春秋左傳卷十九 襄公盡三十一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

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 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衍卒 無傳四同盟 閻弒吳子餘祭 閻守門者下賤

非士故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孫公

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

來盟 杞復稱子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

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于其禮未同於上國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齊

傳齊

高止出奔北燕高止厚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禘諸侯有遣使昭

依遣使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禘則布幣也先使

除殯之凶邪而行禘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二月癸卯齊

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

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

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郊敖康王王子圍為

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

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公

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使公治問問公起

季氏屬璽書追而與之璽印曰聞守卞者將叛臣

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

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祗

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公問公治曰吾可以入

乎以季氏疏也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

治冕服以卿服玄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

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

故還而終不入焉

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

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

疾聚其臣

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

盥不遑啓處

詩小雅盥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晉楚乃所以蕃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傳言周襄畢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

餘祭觀舟聞以刀紕之

言以刀明鄭子展卒子皮

即位

子皮代父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

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是

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

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

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黨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

乎升降隨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六月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

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

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

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

誰云之云猶旋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

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

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是也司

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矣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

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

射者三耦二人

射者三耦二人

射者三耦二人

射者三耦二人

射者三耦二人

射者三耦二人

射者三耦二人

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

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鄒鼓父黨叔為

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

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

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

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

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不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

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

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文公

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

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天子禮樂使工

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美其

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

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

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

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

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

為之歌鄭詩第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

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

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

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元年晉獻公滅之

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風颯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

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

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郇以下無譏焉郇第十

十四言季子聞此一國歌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不復議論之以其微也

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

其周德之衰乎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

故未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但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美者不皆歌變雅曰至矣

哉言道直而不倨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遠

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厭常日哀而不

愁知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弘廣而不宣自

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

以道生之行而不流以制之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謂之五聲

謂之八風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節有度守有京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

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劄南籥者象

舞所執南籥以籥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

舞也皆文王之樂致太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代見舞大夏者禹之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見舞韶劄者舜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疇覆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劄而季

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交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

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其

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

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歌盡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難在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焉

大帶也吳地貴綺鄭地貴紵故各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

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後謂適衛說遠瑗史

狗史朝之史鱗史公子荆公叔發公叔公子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

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辯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

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君

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遂去之不止文子聞

以惡人多
為良早
口之

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

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

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

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

尾竈子雅放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

示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

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為高氏之難故高豎

以盧叛豎高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

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

鄆敬仲高侯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

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

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

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

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

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

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

行紆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

位班次應知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

有魄喪其精神為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

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

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子瑕奔晉不日出奔周無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

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者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

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晉

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

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邾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

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

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

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

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

懷懷恨也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

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宵出奔傳二月癸未晉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牟絳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以無子息故自受後亦自往受享有與疑

年使之年將有所與見其年老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二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

盡矣吏走問諸朝皆不知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

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

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

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二六為身如筭之六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一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武屬趙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

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使吾子

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

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以為

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於是

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

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

也

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

不矢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爭故

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孫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

也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蔡

產言有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

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入廷之權

以告王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

狂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

為逐成愆成愆焉邑大夫成愆奔平陸平陸周邑五月癸巳尹

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

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

不知故經書在或以于宋大廟叫呼曰譖譖出出

譖譖熱也出鳥鳴于亳社亳社殷社如曰譖譖皆火妖也甲午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君子謂宋共姬女

而不婦女待人待入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七左右六

乃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

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政不由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為昭八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

鄭共鄭伯有者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

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其人曰吾公

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

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

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

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

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

而伯有孤特又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皙

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敵

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姑

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

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

正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

審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子石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

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

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

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

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

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

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

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各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

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

擢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

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

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歸也書曰鄭人殺

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

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

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

平子羽公孫揮以蓼喻伯有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

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禘竈指之曰猶可

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

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

停在玄枵二十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

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讓任

廣平郡今屬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

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

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蔣掩二而取其室十五年

為大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人國之主也

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

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絕民之主

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

得免為昭十三年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

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

戌衛北宮佗佗北宮及小邾之大夫

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

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寵謂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

所以能上接天下接。又曰：敕慎爾止，無載爾偽。不

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書曰：某人某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

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成爲正卿，深致火災，

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

與不歸財，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

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鄭子皮授子產

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族大，大國寵

多不可爲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善相之國無小。治也。小能事大國，乃寬。恤故也。子

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

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之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

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何愛於邑？邑

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後先和大族而姑

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

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

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

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

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

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踏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

君用鮮鮮野獸眾給而已眾臣祭以芻豢為足子張怒子張退

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

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

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

不稱君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

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

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

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

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

年戰於鞏趙朔口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若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

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晉君

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既而政

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

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及父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父又與季

孫語晉故如與孟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晉

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

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莊昭

十三年晉人

執季孫齊子尾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尾殺問

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工倭灑消

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出羣公子為昭十年

復羣公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穆叔曰大誓云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

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

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以與御人納

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

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已亥孟孝伯卒終穆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禚齊蓋禚穆叔不欲

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年鈞

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

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

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

也衰也 三易其 衰下復 如曰衰 可見其 嬉戲無 度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

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

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

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言其多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

其閭閻閭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也今

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

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勾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

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

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也

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各文公晉重耳宮室卑

庫音

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廢繕

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也治巧人以時填館宮室

填塗也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

行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也代客中車脂轄中車主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

不憂樂同之事則巡之也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離宮晉而

賓至子
歸給
歸私家

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

之內迫近又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

有牆垣之限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

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所止之宜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

脩垣而行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命

於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也羸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左傳卷九

二十二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

則民安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鄭子皮使印段如

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禮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

與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與立以為又廢之犁比公虐

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

立展與立為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為

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宗言罪之

狂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鉏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吳子使屈狐庸

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

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也巢隕諸

樊在二十五年閻我戴吳在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主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

其狂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未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

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

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

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

其不得罪於大國而克於討平

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

勞之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

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

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

熱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諶能謀謀於野

則獲得所謀也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

禪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

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

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

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遠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

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以為已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

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

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欲使尹何為

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

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

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

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

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
 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托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
 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
 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
 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
 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
 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

办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

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

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

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

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言而閑也選數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

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攝佐也言朋友之道

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曰大國

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

上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

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

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傳卷十九

左傳

二十一

于莒國逆而立莒展與出奔吳武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叔弓

帥師疆郟田春取郟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冬十有一月

已酉楚子麇卒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弒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各

之罪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

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眾逆

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

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墀行昏禮令尹命大宰

伯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

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

圍之祖共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

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為

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

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

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

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

左傳卷二十一

二

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不然敝邑館人

之屬也館人守舍館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

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

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

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歆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得志楚復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

詐謂况不信之尤者乎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

以春言故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

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服齊狄寧東夏襄二

年齊侯白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九

狄朝晉淳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非諸侯

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

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言受午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

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

是穠是藜

穠，耘也。藜，苗為藜。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鉏不以水

旱息必獲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

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詩大雅，僭，不信也。賊，害人也。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舊書，宋之盟書。

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晉人許之。三月甲

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叔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

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執戈者在前。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

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

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聞諸大夫，譏之，故言

假以飾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

伯州犂曰：

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

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矣。

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其無憂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

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

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

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

衛齊子曰：苟或知

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

能知其禍福不晉樂

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

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

退會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

而禮

無所臧否故曰簡

樂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不

以自愛敬

子與子家持之

子與子家蔡公孫歸皆保

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

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

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兆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

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兵未加莒而鄆服

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尋盟兵而魯

伐莒瀆齊盟

瀆慢也

請戮其使

時叔孫豹在

樂桓子

相趙文子

桓子樂王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

請帶焉

難指求貨故

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薄身子

何愛焉

經叔孫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衛如牆為中人蔽牆之隙壞誰之

咎也咎在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

國何罪怨季孫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

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

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趙

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

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

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

謂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

不辟汚汚勞事出不逃難不荷其何患之有患之所

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

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眾附從魯叔孫豹可

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又

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

如邇疆場之邑下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

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

之官樹立也立舉之表旗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

侯作制度法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

三苗三苗饗餐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

有扈戰于商有姚邳二國商諸侯周有徐奄二國

甘之野姓書序曰成王伐淮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

主齊盟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恤大舍小足以為

盟主大謂篡弑又焉用之焉用為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吳濮有釁楚之執

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莒之疆事楚

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

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去煩宥善莫不

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

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

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對曰王弱

令尹疆其可哉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

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勝若是不義而

疆而不義

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

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疆不義足以滅之令尹

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

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

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

入于鄭會罷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

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

猶與賓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叔曰

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子其從之子皮

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

趙孟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趙孟

辭趙孟自以今非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

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

享宴皆折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

治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義取芣

侯享其信不曰小國為繫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

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繫菜大國能省愛子

用之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

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愧兮

無使危也吠脫脫安徐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徐趙孟以義撫諸侯

無以非禮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相加陵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

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舉兕爵曰小

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天王使

劉定公勞趙孟於賴館於雒五周景王定公劉夏賴水出陽城縣

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

雒水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洧

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

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對曰老

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儉食朝不謀夕何其

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

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

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敬其祀民

復見明年

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叔孫

歸。歸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代

曾天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楚戮是，忍其外，日中，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在外數月。

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躓乎？言警如商賈求贏利

者不得惡，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諭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鄭徐

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

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採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贊幣，子皙公孫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

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

道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哲直也子產力未能諫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

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

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

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

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思不事長也忌畏兵其從

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

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

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

能亢宗也亢蔽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

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夫豈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

公孫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

加上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

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

造舟為梁通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自雍及絳絳

秦晉之道相去千里用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

車八百乘故績送其八酬酒幣

終事入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

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鉞司馬侯問

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

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以告公叔

侯司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

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

曷歸問何時對曰鉞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

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國於天地有與

立焉言欲輔助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

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鉞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

則不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日景

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死矣主民說歲而惕曰既惕皆其與幾何言不鄭

為游楚亂故游楚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

盟開門之外實薰隧各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

子不稱董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

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子產弗討子哲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

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崇卒也崇聚

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

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

為必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

毀其屬車乘車者車二人五乘十五五乘為二伍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

伍分為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

恨所以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以誘之翟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

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鉅納去

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展輿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於

是莒務婁首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雁與常儀靡奔

齊三子展輿黨木雁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

夫奪羣公子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

惟得人則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

疾叔尚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

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

也曠林地闕曰尋干戈以相征討也尋用后帝不臧后帝堯也

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商丘宋地土祀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

大夏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之若

等累遷魯縣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

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

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

長臺駘能業其官業昧宣汾洙宣猶通也汾障大

澤障障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帝顓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

之有木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星辰之神

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

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帶也露贏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贏露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

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

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

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

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

盍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

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鄭殺公

孫黑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

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

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

煩手淫聲，愒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

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

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令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也，非以愒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

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

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

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害。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

疾，熱過則為燄。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

疾，燄過則為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

疾，瘴過則為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

注：晦淫感疾

晦夜也為冥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

明晝也思慮煩多心

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女常隨男

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

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

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

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

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

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云

將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濕沈沒於

欲於文皿蟲為蠱

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蠱害者為蠱

穀之飛亦為

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

吳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

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

禮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櫟郊黑肱王子

圍之弟子晉也犂縣屬南陽郊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

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

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

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

之長歷推已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皆鄭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宮廐尹子皙出

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

郊敖郊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

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

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

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

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

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

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史

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遠罷

為令尹遠啓彊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

楚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于

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會

縣往會甲辰朔烝于温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

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庚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鄭

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言大夫疆諸侯畏而弔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公如晉至河乃復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送服也

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

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

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

官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絲詩大雅

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與盛韓子賦角弓角

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

之彌縫故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賦

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武訛爾心以畜萬邦既享宴

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

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宣子曰

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

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疆疆子尾之子

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

年齊樂施高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

取於欲厚報以為好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齊陳

無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

齊為立別號所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執

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

也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

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叔弓聘于

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送郊君使卿勞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

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微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

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

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甲讓禮之宗也宗猶

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甲讓也始稱敝邑

臣之祿後已也次稱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

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

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

之亂在襄三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命不暇治

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五犯之姝薰隧之盟女矯君

位而罪三也謂使天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

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晉之

官子產曰印也若木君將任之不木將朝夕從女

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

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

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縫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還乃

書之故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君

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

貪國則不共逆甲於送是而執其使君刑已煩何

以為盟主煩不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無

宇歸晉侯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印少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夏

馬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北燕

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三奔罪之也書名從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

也卿共妾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

霸也晉文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

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開朝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足以昭禮

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無加命矣命有今變

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敷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

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

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今茲吾又將來賀

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

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心火中寒暑乃退心以

昏中而暑退季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

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二大夫退子大叔告入

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丁未滕

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

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

獲不得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

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也微要

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

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

常人不敢與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

嬪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嬪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

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

儂狂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君說君臣乃釋服君

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

主登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實享之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鐘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

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鐘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

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二也以五升為豆

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

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海不加貴民參其於

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飲公聚朽蠹而三老

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

踊則足者履言刑多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

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

已狂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

祖鬼神已與胡公共狂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

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

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間公命

如逃寇讎族也卑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舊臣之

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

悛憂悛藏懷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之

銘讒鼎名也曰昧且平顯後世猶念昧且早起也平大也言風興以務大

猶解急顯後世況且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

此以免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

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

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初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隘隘塵不可以居下

隘小隘請更諸爽垲者爽明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且小人

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眾也

眾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

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有鬻

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

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耀同譏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

止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

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

之宅故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卜長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

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

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

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且言陳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晉

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

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

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

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

也汰驕一也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

之邑也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

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温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

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

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

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義而自與也皆舍

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

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

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

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伯石之獲州也韓

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豈因自欲取之為七無

豐氏歸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

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叔之叔也

為之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人乃先

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

女為平公逆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

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

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

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

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

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

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

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

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

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

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

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

庶幾焉孟張趨也庶幾如趨言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

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

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甲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

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

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

莒莒齊東竟盧蒲葵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

能為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公曰諾

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

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

月子雅放盧蒲葵于北燕恐其復作亂燕簡公多嬖寵

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

也款罪輕於衛術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

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甲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

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

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

媯將始昌媯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

